

青春の門

挑战篇



青春之门

(日)五木宽之 著

吴盛斌 柴广 /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青春の門

青春之門

(日)五木宽之 著

吴盛斌 柴 广 / 译

李 豹 / 译审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大陆地区)版权所有©—1996.

时代文艺出版社

本书版权由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全权授予。

Copyright © 1996 THE KODANSHA LTD. —

ALL RIGHT RESERVED.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

图字:07—1997—080

青春之门·挑战篇

作 者:〔日〕五木宽之

译 者:吴盛斌 柴广 译 审:李豹

责任编辑:张四季

责任校对:文 欢

装帧设计:魏国强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二道新艺印刷照排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32开

字 数:292千字

印 张:13.75

版 次:1999年1月第1版

印 次: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6000册

书 号:ISBN 7—5387—1322—0/1·1280

定 价:(三册)50.80元

目 录

上 卷

引子.....	(3)
初踏鷓鴣岛.....	(6)
黑旗与手枪	(19)
民谣与美少女	(46)
恐怖的梦之夜	(59)
时代的脚步声	(73)
被愁所困	(85)
约翰的忠告	(98)
一九六一年初.....	(111)
偿还过去的时刻.....	(124)
逃出黑暗.....	(137)
可怜的人们.....	(151)
圣母的乳房.....	(157)
春天还很遥远.....	(170)
拉泽罗的肖像.....	(183)
织江的气息.....	(201)
在函馆的街上.....	(208)

下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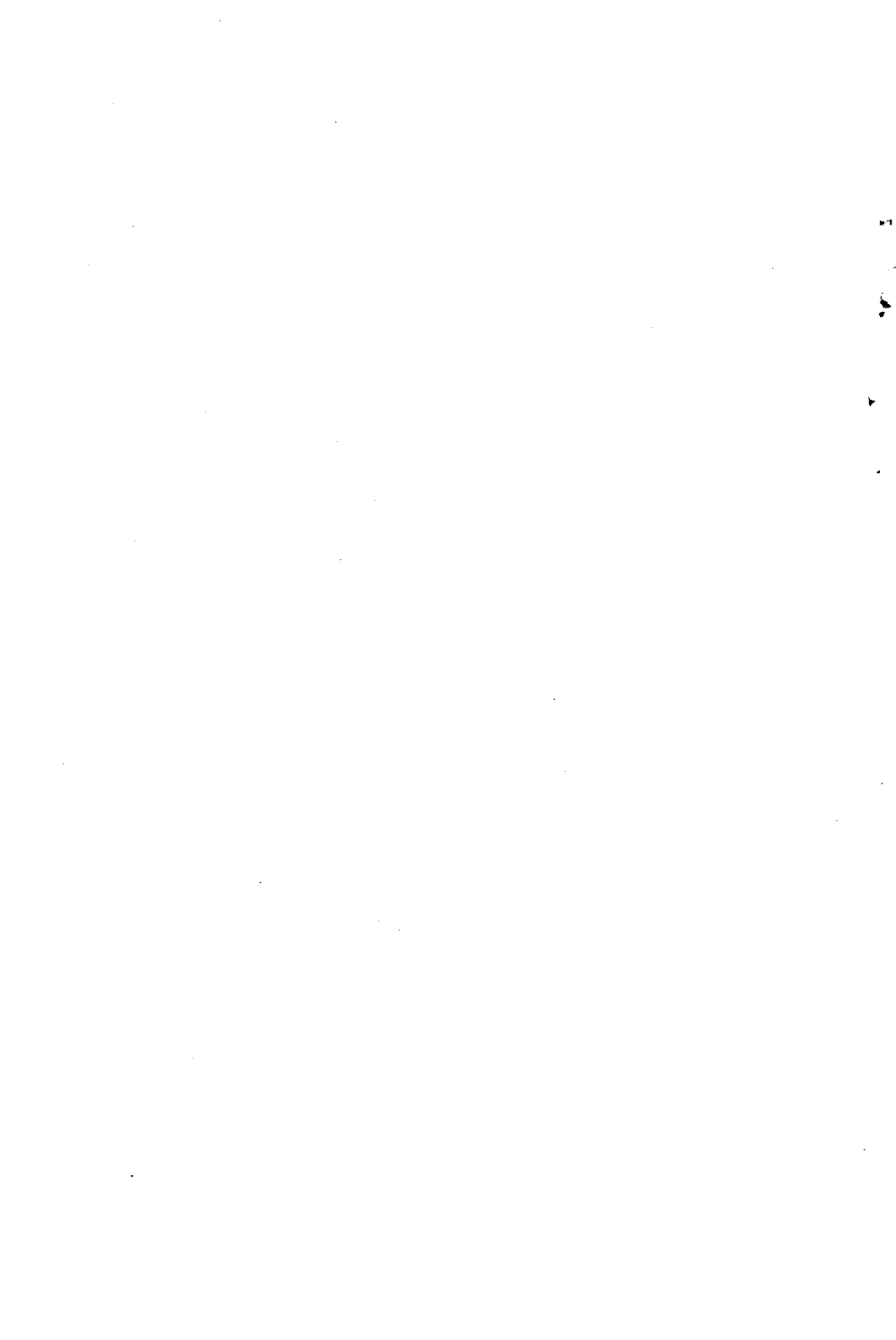
迈向危险的世界.....	(223)
--------------	-------

濒死的天鹅·····	(249)
分别的歌谣·····	(262)
看不见的手·····	(273)
侵犯海峡·····	(289)
暗中的大统领·····	(308)
病中蔷薇·····	(322)
渡海之蝶·····	(339)
堕落的阿薰·····	(355)
恶魔之耳·····	(368)
他还活着·····	(382)
春日起程·····	(401)
走向未知的世界·····	(421)

上 卷

吴盛斌 译

1313247/04



引 子

江差是一个多风的小镇。

人们都说，有时候这个镇上的风是北海道最硬的。

秋末冬初时节，极为强劲的风就开始扫荡这个小镇。渔民给它起了个俗名叫做“束风”，就是指这种从西北方向刮来的强海风。

这种束风与众不同的是它的强大力量使人难以睁眼。像武林高手的掌力朝面部袭来时那样，夹着强大的冲击波，只有身当其中才能领教它的厉害。

海风终日呼啸着。

江差镇隔日本海与西伯利亚大陆遥遥相对。它的街道是一个从岸边开始向小镇深处渐渐抬起的斜面。因此，从海上吹来的风正与这个小镇迎面相撞。

不知疲倦的风摇动着树叶、房檐，使人犯困。成群的乌鸦，也在这种束风的威力下，缩着头，紧紧地贴伏在地面上。

进入十一月份，开始下雪了。可是，这雪并不是无声地静静地落下，而是呼啸着漫天横飞的。

这个小镇长年不积雪，由于无休无歇的风终年肆虐，不等雪在房檐上落稳，就已被刮走了。

“江差冬天的风，自古在北海道是首屈一指的。”乡土史家小林优幸在作品中这样描绘道。“根据气象站观测的记录，虽然年平均风速略微低于寿都，可在十一月到三月的冬季，最大风速超过十米的这样的日子，却远远多于寿都。江差的风是全北海道最强的，暴风天比以强风地帶著称的稚内、留萌等地还多。”（菅江真澄与江差滨街道/三山书房）

在这个全北海道地区以强风著称的小镇上，更有强风超群的地方，那就是“鸥岛”。

鸥岛在江差的民谣唱词中经常被提到，一方面以生长芭蕉闻名，同时又以束风而著称。

这是临海的一块台地状小岛。从前，江差作为北前船基地，以难以置信的繁华而自豪的，正是这个小岛。

左右两边羽翼般延伸的小岛，形成了天然良港，吸引了大量渔民到此船舶并进行青鱼交易。可这已成为很久很久以前的传说了。

以前只能以小船进行摆渡的这个小岛，在昭和四年建成了港口。这样，人们可以直接走上去了。

海拔二十米，方圆二点六公里的鸥岛，夏季作为“海鸥岛”，是年轻人露营，钓鱼的好去处，可是在冬天，却几乎没有人来光顾这个刮着束风的小岛。

黄昏时分，乌云低低地压在海面上，波涛拍打着海岸，仿佛随时都可能把小岛击碎、吞没，形成了一种让人肝胆俱裂的恐怖氛围。

这种“暴风”并不是不停地乱刮，有时会无意中停止，有时则像鸟飞一般，倒着吸。站在崖边逆着风，有时会无意识地将身体前倾，好像瞬息就要被吸进眼前的大海中一样。

这座岛曾被称做弃天岛。传说这是古代阿伊努族人显神威的岛，听说现在又被一种重重的神秘气氛包围着。

如果你想体验一下这种神秘气氛，就一个人在冬天吹束风的傍晚，来这里走一走吧。

站在岛中央的细长部分，忘掉一切，将自己的气息与风的呼吸相结合，你就会感受到这一切。

身体随着西北方吹来的风而摇晃，就像一只在风中飞翔的海鸥，不由地会大声叫出来。

在日本列岛，体验这种最强硬的风的机会，除了冬天的江差，并不多见。

初踏鸥岛

一九六〇年快要结束了。

这是昭和三十五年的冬天。

在江差这个小镇上，断断续续地传来一年前大受欢迎的水原弦演唱的《黑色的花瓣》的歌声。一九六〇年，“黑色”成了流行歌曲的基调。

这一年，围绕“六〇年安保”，也就是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举行了战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抗议游行示威。连日来，示威群众包围了国会。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强行表决。

学生们抵抗运动的激化，导致美国总统终止了访日日程。

三井三池煤矿的流血斗争。

山谷工人的暴动。

刺杀浅沼社会党委员长事件……

大致一看就会明白，一九六〇年是斗争多么激烈的一年。“黑色”这个时代的色彩，之所以受到高度评价，或许正因为它反映了这种黑色的社会现实的缘故吧。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也潜藏着对这种“黑色”的敏感反映。

也正是这一年，《黑色的画集》，《黑色的奥鲁菲》等影片

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在不拘社会俗套的新人歌手水原弘沙哑的歌声中带着一种黑色的虚无感；而西田佐知子无表情演唱的《洋槐雨停的时候》一时也被人们传唱。

五十年代就这样快要过去了，而人们又面对着一个捉摸不定的时代。

人们凝视着这个在黎明中刚刚诞生出来的时代。

六十年代是一个新时代。

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它又会发生些什么呢？

暴风雨来之前的可怕的寂静笼罩着岁末的日本列岛。

这一年，唱《最爱你》这样歌曲的合唱队开始受到了人们的欢迎，进而取代了《黑色花瓣》这类老歌。

那是一九六〇年，昭和三十五年十二月下旬的事了。

在江差繁华的小街——美军占领地的一条马路的一角，一个年轻人正在走着。

将近黄昏时分，风像要把坡道掀起一般，猛烈地吹着。小镇的人们不得不背过身去，顶着风前行。人群中，这个年轻人偷偷地察看着四周，慢慢地走着。

他披着美军发放的黄大衣，突然向擦身而过的一个男人问道：

“一个叫做‘安兵卫’的小店在哪里呀？”

男人显出一种不友好的样子，只是用胳膊向左边指了指。

“是从这里拐吧？”年轻人刚要道谢，那人已经走远了。

年轻人耸了耸肩，又继续往前走。他穿着与这个季节不相称的、走了样的工作裤，围巾遮住了半边脸，长发随着大

风飘起，散乱地搭在肩上。

他晃了晃帆布质地的挎包，站在了那里。

面对着繁华街道一段向里延伸的路上，有一家饮食店。那是个叫“博纳鲁”的挂着醒目招牌的小店。

店里看上去很暖和，年轻人把脸贴在稍稍发乌的玻璃上，往里瞧。

他好像在犹豫是否进去，摸了摸外衣口袋，稍稍考虑之后，他摇了摇头。年轻人离开了那个饮食店。随后，从内兜里掏出一张纸片，看了看上面的字，又望了望四周，立刻把目光停留在眼前的一家小店上。他苦笑了一下说道：

“怎么会在这个地方……？”于是出声地读着小店门帘上写的文字，“烧鸡肉串、汤面小店，安兵卫”。

这是一家木结构的不起眼的小店，显得有些陈旧，与对街的那个叫“博纳鲁”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年轻人提了提挎包，走进了这家小店。

“有人吗？”年轻人环视了一下昏暗的室内，就坐在了柜台旁的一个小凳上。这里并没有其他的客人。

这时，从店里走出一个中年妇女，低声说，“您来啦”。

“这是安兵卫店吧？”年轻人边脱大衣边说道。

“安兵卫就是这里。”妇女不友好地说。

“太好啦。”年轻人放心似地点了点头，“这家主人在吗？”

“不在。”

“是吗。”年轻人看了看她不耐烦的表情，点了点头，“那给我来碗汤面吧。”

“请稍等。”

店里的广播发出音乐声，是一首与这小店气氛完全不协

调的拉丁节奏的乐曲。

“考兰索·德·麦龙”，一位年轻的姑娘反复地唱着。

正是那位名叫森山加代子的偶像派歌手。

不一会儿，热腾腾的汤面端了上来。

他一会儿功夫就吃光了这碗面。又用手背擦了一下鼻子上的汤水，喝干了碗里的汤。

“再来一碗。”他看了看墙上挂着的价格表说道。

“你好像很饿啊。”妇人这时才小声笑出来，“你和这家店的主人认识吗？”

年轻人摇摇头。

他皮肤黝黑，眉毛浓密，还有与眉毛不相称的窄窄的额头，给人一种神经兮兮的印象。

“我的熟人与这家店的主人是旧友。”他说。

“你说的熟人叫什么？”

“是个叫丸谷的，丸谷玉吉。”

妇人微微有了些反应，“玉吉？是不是那个函馆丸玉店的……”

“是的。”年轻人立刻盯着妇人的脸问道，“你认识丸谷吗？”

“是不是还要一碗面？”妇人背朝着年轻人，突然冷冷地说，“我不认识这个人。”

“是吗？等这店主人回来就知道了。”

“你到江差来做什么？”妇人问道。

“是来安葬丸谷的骨灰的。”

“骨灰？那么，丸谷他……”

“是的。十月份过世了。”

“是吗。”妇人呆了一会儿又说，“准是因为没命地喝酒。”

“听说，不是因为喝酒过量。”年轻人说道，“两个月前，在东京山谷的简易旅店街上，发生了工人的抗议运动。你知道吗？”

“不知道。”

“是吗？很多报纸都登载了这条消息。由于那些流氓们的做法太卑鄙，大家都被激怒了，这才起来反抗的。这次运动被暴力集团给镇压下去了。丸谷在暗中活动，想阻止他们的暴行。可是，却在一天早晨被一辆车撞倒在路边，受了重伤，不久就死去了。都传说是暴力集团干的，却不知是哪伙干的。”

“那么，你是丸谷的亲戚？”

“不，是受他女儿之托，暂时保管这个骨灰盒的。”

“丸谷家的寺院是正觉寺，可是，他早就和寺院断了关系啦。”

“是的，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啊，让你久等啦。”

第二碗面又端上来了。他慢慢地吃完了这碗面，用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北海道外边很冷，不过，屋里却弄得很暖和啊。”

“你是东京人？”

“老家在九州。”

“丸谷的骨灰要埋在什么地方？”

“是个叫鸥岛的岛上。”

“是鸥岛？可鸥岛上也没有什么寺院啊。”妇人吃惊地反问道。

“不，不是，听说丸谷小的时候，经常在鸥岛上玩。还听

说他小时候想像海鸥一样，迎风飞翔，还从崖上跳下去过。他说他心中的故乡，就是鸥岛，他只对他的女儿谈起过。”

“听说他小时候，就是个不太爱河的孩子。”妇人自语道，“不过，他的兄弟为他操了多少心啊。可现在，他家里人已不在江差了。”

年轻人站起身来，从内衣兜里掏出钱包，付了两碗面钱。问道：

“能步行去鸥岛吗？”

“现在就要去鸥岛吗？”妇人惊讶地问道，“天快要黑了，明天再去吧。那个岛在天黑后是很危险的。那里的风刮起来叫人心惊肉跳。尤其是那可怕的东风……”

“我加小心就是了。麻烦你了。代我向这店主人问候。”说着，年轻人拿起挎包，离开了柜台。外边刮着大风，震得玻璃吱吱响。

“你叫什么？”妇人在背后问道。

“伊吹，伊吹信介。”年轻人轻轻答道，于是，顶着凛冽的风走了出去。

“这样天气还去鸥岛。”店里的妇人在这个叫伊吹信介的年轻人走后，拾掇着剩下的碗筷，自言自语地说。

“哎，原来，玉吉出了交通事故啦。”她又长叹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又打起精神开始刷碗。这时，店门又开了，凛冽的风沿着门缝吹了进来。进来的是一个穿着藏青色防寒大衣的小个子男人。帽子压得很低，又戴了副口罩，看不清他的长相。

“我想问一下刚才出去的那个年轻男人的事。”他站在柜

台前木然地说道，“你认识那个人吗？”

“不认识，”妇人诧异地看着这个男人，“只是平常的客人。”

“那么，是第一次见到他啦？”

“是的。”妇人冷冷地答道，又背过身去刷碗。

“那个客人说什么了吧？”那男人用不可一世的口气问道。

“没说，什么也没说。”

“他连到江差来做什么也没说吗？”

“没有，他只是默默地吃完两碗面就走出去了。”

那个男人像是在找什么似的，环视了一下屋里，就走出了小店。

那个男人刚出去，妇人稍稍考虑了一下，就来到电话前，拿起听筒，拨通了电话。

“喂，我是安兵卫，麻烦你找一下我家主人。”

不一会儿，对方好像有人接了电话。她小心地瞅了一下四周，压低声音说道：

“刚才来了一个说是函馆丸谷玉吉的熟人的年轻人……是的，说是他女儿登美的朋友。那个男的说，玉吉在十月份的一次车祸中死了……不，那年轻人已走了。听说他要把骨灰埋到鸥岛去。他也不知为什么。”

妇人扫了一眼门口，缩着头，贴着话筒说：

“我有些担心啊。那年轻人出去后，又进来一个很古怪的人，纠缠不休地问我刚才那男的说什么了。我什么也没说。不，不像当地人，口音不对。我总觉得有点像警察……好的，一会儿再谈。”

妇人点了点头，挂上了电话。